方舟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棿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方舟集卷七

宋 李石 撰

奏議

論荆襄兩軍戰守勝負疏

臣再來[illegible]暑[illegible]暢至鄂[illegible]謂[illegible]勉有加伏讀自勵敢不

[illegible]前以圖[illegible]樞[illegible]安[illegible]撙等論戰守之策撙欲守

湖[illegible]襄陽[illegible]後[illegible]守順陽[illegible]彥以公文欲取重兵於

襄陽目[illegible]鼓請將各自為計凡境上士民軍中兵將曲

折詢訪殆盡尋以道里遠近山川險叓繪為圖然後知三將所言未為盡善臣出圖共論議二將辭屈王彥亦以守湖陽順陽為非是當日再議用今日初八日以出獵為名同往新野一帶踏勘勝勢意欲合兩軍之力則戰守俱利也戎事至重社稷安危將士生死之繫若事虛譚必蒙實禍無可疑者臣自知智力淺薄每臨一事不敢不盡心憂深而思苦夙夜汲汲類如此仰奉詳審之戒益不敢懈弛俟王彥等回一一議定具圖并劄子奏

知伏乞睿照

重名節疏

臣聞名節者士之所以自重亦以重國也上之人設為高爵厚祿縻致天下之士士各挾其所養所學趨而赴之所趨者未必得往往失其所自重何也取以金玉棄以菅蒯擇以菁英廢以稊稗朝吏暮跖乍毀乍譽所取於世者重輕相絕矣先正司馬光曰臣不敢惜官職平生粗知名節夫士之所以自期者能以光之言為勸則上之人輕重予

奪當須如何處之苟愛憎毀譽之未決千載論議之未白而一世誣衊鮮有不為風波之民者士亦進退去就於此矣且漢梁秦汚俗時君侮慢待士詆訶及於貴近執縛加於士夫至有甘羞辱以就富貴多矣如不職不勝任帷薄簠簋不修不飾故為隱忍諱避之詞賈誼至慟哭太息為帝言之且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陛下容直言則循默者勉表廉潔則貪墨者勸旌忠義則怯懦者勇崇孝弟則兇悖者化頑

臣何說以贊顧陛下令監司帥臣於逐路州縣歲歲舉廉吏各一二人朝廷籍記與陛陟差遣歲舉孝秀之士一人登名禮部以備召試爲異時臺閣器使亦養名節風化之一助也豈唯門地科目之重而已哉可以飭士行矣臣久去闕庭不識忌諱惟陛下恕其萬死

草冗員疏

臣聞有事則有官官所以任事官之增減計事之多寡也昔人謂省官不如省事盖事煩則官冗必然之理也

夏商之官倍於唐虞周之官又倍於二代者事煩而官
增也以今之事况古之事凡幾則其官可知矣仰惟國
家因事建官以事之不可廢則官之不可省乃今欲為
陛下省冗官豈有其説乎將遂廢其事以就官之省乎
今官之冗又有出於一事一官之外者官之冗而無其事
以處之蓋以貟多為冗也今之吏部姓名之籍皆其員
也且以三歲科舉取士之所當得賞賚任子之所當出
至於流外推恩錫賞亦其所當授者且以所當得之官

使之蒙其名而不得其事可乎官以員為冗又可知矣
竊嘗謂用闕以處員量員而制祿闕有數而用亦有數
是二者法不可紊也然則求所以為省之道復求所以
處之者宜如何也且省數十小吏大吏一人之食小吏
數十之食也有可併則併之有可罷則罷之但事不至
廢而省於廩稍之給者此省大吏之術也任子之初補
與文學之初攝誠能創祠廟百千以處之分省大吏之
祿以養之俾得理為考任雖薄其祿無害蓋時異事異

入仕既衆而冗濫難革若是而冗員可革矣

營田疏

天下之利皆生於無所用旱之舟水之車此無用之利也夫有用者人知競而急趨之而無用者則不屑而棄之初不知無用乃有用之資沿邊不耕之田乃無用之利也今之江漢與巴漢乃昔之人所嘗屯兵其地取其不耕者耕之以為食為息兵持重之計寛取民餽餉之勞國家知之置營田之官於其地盖得之矣恐言之未盡

行行之未盡至願陛下詔有司悉出意而為之今有司所患者不過曰耒耜錢鎛之費耕耘芟築之人耳誠使有司稍借其費又蒐汰兵之老弱不任穿帶者募游手之閒民雜耕於其地寬以歲月之力視其歲入之厚薄而為田官之殿最此誠裕民之一術也且治人之疾則必為之藥而冀其愈陛下既知民之疾取有司寬剩之財以裕之是知其疾而為之也疾未愈而藥不繼陛下將何以憂之乎然則營田者亦裕民之一術也

武備疏

文武相為經緯之術二者要不可偏廢特所尚有緩急耳且人之身血氣為榮食氣為衛今特以榮氣之強健而廢其衛氣可乎國家弭兵無事既已有歲自以為尚文之世然求所謂輔成文治以裨益政體者則未之聞陛下以神武不殺為威寓六兵於詩書之教廟筭深遠非草野所當慮然以臣所慮特其粗者嘗謂虞舜干羽之舞人徒知其為文德不知其以蹈厲之節而寓其擊

刺之威以明不輕用武也今之教閱之法亦昔人干羽之意雖曰文德無廢其武可也昔魚朝恩老於兵間已不識郝將軍之陣為李臨淮遺法況不習其教者乎州之禁軍縣之弓手所以為教閱之法者寄其緩急之用耳欲用其人必資其教且小人非居安於無事則必使之為蹴踢蹙張運其筋力馳驟其血脉習為冒險赴危之狀目熟旌旗耳習金鼓而不懾怯者此教之以緩急之用也且自二十餘年之間邊圉綏靜其可擐甲挽强

者皆以老簡汰其少壯者已不知戰陣為何等事甚可慮也今之州縣教閱者乃素備耳今又於教閱之法不得專意為之而廢其事所謂禁軍弓手州縣冒法差役趨走指呼與衆人同所謂教之者兵官廵尉以時一出按例為之遇春秋大閱有司未免有損經費而徒為玩習之具此何異棘門之戲哉臣願行下州縣禁軍弓手不得違法差出兵官廵尉教閱之籍時稽考之以示安不忘危之意

劄子

學校劄子 己卯上殿

臣聞學校者長育人材之地也如有美材必資之於良匠欲求人材之美而不爲擇師雖有材而無所用矣教官者學校之師材之匠也祖宗之法率以科甲高者爲之又以試中學官者爲之不輕付也頃歲以來凡有出身官不問可否皆得爲學官作爲文字語言求丐廟堂往往得之至有甚庸繆者僅曉句讀竊科目者亦得爲

之服几襲裳竊師長之寄為士子所侮笑有不登講席不說題目書考遷秩以去且師之不擇至此欲望人材之美可得乎陛下比年以來取藩府學之大者為堂除其餘則舉以付吏部依法差注是亦作新學校之意矣蜀遠萬里大郡所得堂除者不過三四人其餘方州則科甲當得者然後赴部令蜀士三歲一舉十名中所得者無幾人且一郡必得一教官蜀之餘郡安能盡得科甲高者與應格之人且安能人人裹糧萬里取一教官闕

於部中孚不若略為之權衡以比其輕重高下而進退之令欲乞令侍從以上歲薦才可為教官者各舉一二人籍記於吏部以俟堂除又三歲類試亦得試學官嚴其所取之目合格者登其名於吏部以次授之則濫吹之師不容遁迹矣

賑濟劄子 庚寅上殿

臣聞賑濟者朝廷仁政之一也要當以實惠行之務為虛文而實惠不至前日邛蜀擾擾是也且昔人荒政所

用者常平義倉也頃年所至州郡往往應急那兑平糶之法名存實亡矣今朝廷所謂賑濟云者諸司遵奉行下州縣發陳廩設糜粥循習故事而已此外稍費支吾則束手無策不免臨時科於上戶饑民因執符檄以求飽上戶有不能給則攘竊爭奪之禍生嘯聚殺掠理之必至蓋相夸虛文徒惑民聽反使饑民生心也况乎春夏青黃之不接秋冬新陳之或愆常歲有之萬一更乘以歉艱物價翔貴指常平義倉以為實惠足以寬上戶

之責慰饑民之心前日卭蜀之憂未見其可懲也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軫念全蜀所以豐衣食之源為水旱之
具亦至矣然常平義倉明知其僅存虛額而畫餅可足
以療饑乎且如增料錢引給降度牒入粟補官此近歲
州縣蕪足裨補仁政之一也或更指定一項錢物再申
明常平義倉糴糶之法如昔人富人倉之類可得一年
糧歲備應用無窮而不求之臨時或可為善後計也臣
言有可采乞自睿旨行下户部詳酌施行

邊報劄子

伏覩四川宣撫司西陲九月内連有捷音此皆國家威靈遠暨將士久畜之憤激於一朝取勝為快雖曰可喜而有可慮者敵久懷詐心隱伏二十年其發必不遽第時出以誤我此其計不難破也天下之患曰久曰近而天下之兵曰奇曰正久者期之以歲月之外近者謀之於旬朔之間歲月之兵以其正而旬朔之兵時出其奇可也今敵情尚遠歲月而我以旬朔之奇恐彼未盡奮

其隱伏之毒而我之力先屈矣近者敵寨纍纍近邊以為果動則未有必勝於我之術以為未動則屯聚鳴嘯異於常時此其心欲誘我以羸而困我以數我後戰則為其所制我先戰則致曲於我必然之勢也比者劫寨兩勝之又取秦州於一夕之戰皆我先戰而彼之大軍未動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故勝之勝則勝矣不過旬朔之利歲月之外不可不深圖而熟慮之也譬夫以一壯士而與百稺子鬭以壯士之力驅而喝逐之無難乃求

一搏而投之於頃刻之快則賁育之技至此亦竭矣今敵情悠悠巢穴幽深所驅者吾兩河之赤子與契丹渤海之遺類以嘗我而致隙而我悉力赴之無筭使果攻得其地能守守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且此特西陲耳其他並淮循江而上我之所以備禦者不可不盡至於敵為無窮而我亦為無窮敵為不測而我亦為不測量敵慮患制勝於廟堂之上而授成筭於將帥槩此一方可以類推也今者西陲三帥皆以大兵出有司帑藏隨

費隨給更一再舉則累歲所儲告竭當一取於民民且憂矣敵以多方誤我惟深圖國家無疆之休勿以目睫近效為可常姑以為馴致尅復之漸可矣天下幸甚

乞小路蠻都王承襲劄子

照會本州據小路蠻都王阿示狀乞依邛部川蠻王體例承襲父官統轄蠻部未蒙給降告勅并換印事本州契勘先於紹興三十年十二月據進義校尉小路都王即即狀為年老願依邛部川都王例令長男阿示承襲

官爵統轄蠻部探報虛恨蠻賊作過事所有見用印記
係竹林錫窯兒主朱記欲乞換作小路都王朱記為文
本州保明具申本路帥司乞行申奏至紹興三十一年
准本司劄子坐准尚書兵部牒準紹興三十一年九月
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指揮依所乞關吏部出給小路都
王阿示承襲父郎即進義校尉付身下本州給付所有
印記自合就用元印行使劄付本州照會自後未準降
到告勑下本州給付緣阿示係是懷義嚮化專一探報

蠻賊往來作過委是忠欵可嘉及應副年額馬數不闕者今照得邛部川蠻都王嘉祐年內酋長年墨進貢朝廷蒙賜官爵後來年墨死長子苴克承襲苴克死長子阜則承襲阜則死長子阿苿於政和六年三月承襲阿苿年老長子蒙備承襲父封其蒙備見係敕授金紫光禄大夫行懷化校尉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今來小路都王阿示乞行承襲委有上項體例除已具申尚書省乞早賜施行

乞減科買墨煙劄子

石比準敕下本州和買印造七十四界錢引墨三千二百八十五斤石自到官後已節次買發過一千八百斤外尋檢照舊案牘見得日前每界所買墨不過二千七百斤往往買發不足而今次所買過於每界五百餘斤緣本州墨工止有五戶又所燒松煙率近生界比年以來燒煙人戶多是籍口採斫禁山松木竊慮日久別致透漏見今黎州數十里外一望空山委是於邊防不便

欲望台慈特賜指揮檢照舊科所買墨數量行裁減却均敷下諸州出墨去處立為中制貴憑買發久遠遵守豈惟嚴護禁山邊面亦不致透漏矣

乞科降鹽本錢劄子

照會本州今月二十四日準本路轉運司公牒坐據蒲江井監申契勘黎州乾道四年分冬衣賜鹽一百三十擔半并乾道四年分歲計鹽四百九十六擔零在監至今未見前來打請乞下黎州差人將柴笷錢取撥施行

牒州差人前去闕請施行契勘本州元準本路轉運司遞年科降錢引四萬道應副支遣後來節次止以蒲州黑鹽一千七百九十擔零對折上件錢引四萬道令本州自備柴茆脚錢每年計一萬二千餘貫前去搬運歸州科與民間納錢應副歲計支遣常是積壓數責不行後來更於紹興二十八年元立科約數外添差使臣二十餘員一年請給動以萬計無可那融指準又兼運兵衣賜絹帛卭州近年别無正色亦是折支黑鹽每匹不過

六十斤上下又令本州自備脚費搬運緣自去年饑歉之後賣鹽遲滞凡百用度並以黑鹽準折抵去年歳終積下鹽六百三十餘籠變轉不行并有未請去年秋冬季及冬衣賜鹽計一千二百四十餘籠合用柴茆脚錢三千八百九十餘貫亦無指準至今未曾打請即因大叚闕之其官吏軍兵請給鹽不免自行變賣遂致侵射賣鹽人户月額往往破家逃竄誠可矜憫石竊詳前項蠲除閩山鈔鹽指揮其弊即與本州科配民間賣鹽事

體相類在於窮邊尤繫利害理宜優恤欲望台慈特賜詳酌將今年合應副本州歲計鹽住行科支依舊年未措置折鹽已前時暫那融本錢引四萬道降下本州充今年一歲省計支遣所費少蘇民間變賣急闕困苦之用所有蒲江合支本州黑鹽仍乞自使司均敷應副成都府或附近州縣支遣亦少減兩州支移脚錢之費

國子監看詳安昺補韻畧錯誤劄子

按禮部韻畧同亦作仝崇亦作宗疲亦作罷之類並係

兩字一義禮部韻更不重出止附注其下今看詳到蟨字蝨蟨之蟨欲下注云亦作蹷蹼字㢟業之蹼欲下注云亦作業按經音雖借蹷為蟨借業為蹼即是兩字兩意若更注亦作字於其下如禮部韻例是合兩意為一意兩字為一字也竊見蟨蹷蹼業禮部韻自有本注分明只合依本注兩兩分押不合更添入亦作字與禮部韻所注亦作字以相溷亂轉使舉人疑惑委是難以施行

表

賀冬至表

乾用九於天下式顯帝符復來七於地中永隆化國先生黼扆歡動紳緌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時憲觀文察變既望雲物而書齋心服形以待陰陽之定隆五日一朝之養享千秋萬歲之期臣出守邊符再奉召節仰瞻雙闕不違咫尺之威與從八能聲竭消埃之效

會慶節賀表

中國其有聖人誕彌厥月大功而為天子於萬斯年舉得歡心同歸慶治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循堯之道繼文之聲聖德本於好生神武行乎不殺克嗣無疆之歷坐隆有永之期臣出守邊符入奉召節方寸玉陛雖阻奉於瑶觴咫尺威顔行伏瞻於象魏

天申節賀表

聖人退藏於密益顯重明天子必有所尊親逢盛旦舉歸慶治普洽歡心恭惟尊號皇帝陛下道妙難名功成

不處撫二百載中天之運成三十年必世之仁歷數有歸知上皇之乃眷明聖迭作惟文王之無憂臣久去闕廷遠乘邊障屬堯蓂之初度騰嵩嶽之三呼斂福用錫厥民同臻有極大德必得其壽仰祝無疆

黎州賀冬至表

聖人有作先天而天弗違化國初長御日而日不失懽忭之極率普所同恭惟皇帝陛下復見天心乾行物首愫舒獨運辨六氣以儲神消長得宜協四時而觀妙雲

物備書於魯史歷年永卜於周正孚惠而信在中斂福而皇作極臣身縻遠服目遡昌辰老歲月以乘邊末辭蜀道仰雲霄而稱慶尚想漢儀

謝歷日表

出佩麟符中頒鳳歷大矣帝臨之赫粲然王度之新竊以天道有生育之權難於推測聖人敷簡易之德所以範圍庸示邦條無輕民事恭惟皇帝陛下祈年有永嗣服無疆至誠與覆載相參大信如寒暑不失臣敢不益

勤本務恪守遐封齒髮屢新任坤維之留滯毫釐勿爽

奉乾造以周旋

又

測土圭而正影再造慶基調玉燭以分光例須遠服式循舊貫祇奉新書恭惟皇帝陛下久則生神積而化聖日遲速而有度天後先以弗違法象得堯舜之心律歷糾漢唐之步天下用九而治旣底雍熙王者奉三無私靡容僭忒臣敢不周旋邊政勸課農功入奉晨昏視桑

陰而自惜出分宵旰無黍晷之或欺

眉州謝歷日表

王者奉三無私仰承堯運乾元用九而治爰及夏正遵舊貫以敷休拜新書而登受恭惟皇帝陛下賁文曾飭泰治方來淳者表王道之無疵熙者彰帝載之有永執兩端而恭已斂五福以錫民底日以授百官仰飛龍之在御次春而大一統頒治象以維新臣敢不仰對明時誓堅晚節惜奉親之寸晷激事主之孤忠鳳歷改元固

以接千歲之統麟經紀事尚可補四時之書

又

次春而大一統益茂聖時底日以御百官遠頒侯服惟
皇錫福與世作程恭惟皇帝陛下天覆堯仁日躋湯德
御身以六氣之辨扇物以八風之和協星紀之方周考
歲端而布閏陰陽大妙水土克平鳳紀千齡已遞熉於
推策龍飛四海足可兆於豐年臣敢不視曆事親勉期
奏計夏時協序仰舊貫之足憑魏闕馳神及新年之可

賀

黎州到任謝表

半剌新除濫叨申命一麾改授洊岀誤恩既見吏民具宣德意朝廷所以望臣者不薄孤生所以至此者有由祗荷寵靈尤深感涕竊念臣學惟泥古愚不適時偶奏第於乙科免力耕於丁籍間蒙召對叨寸進於上庠遂獲執經陪諸生於下坐教道無術糾率罔功爲親補外者已跨十年去國思君者寖歷三任引遡龍飛之日課

功馬政之秋許投老以乘邊豈自新之無路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沉機獨運聖造無私因壘崇降秉文心而修
教舞干苗格躬舜孝以通神知臣之持義或能守邊察
臣之不貪或可互市致茲孱陋預有委掄臣敢不移孝
為忠悅近來遠勉遂安輿之養不辭叱馭之勞六詔瘴
煙誓竭殞身之報九霄日月尚餘奏計之期

淵聖皇帝慰表

諱承萬里本自流聞義激羣心至於殞越功成不宰法

在可傳重惟前人艱難播越之勤用肇今日恢復休明之運日車未返仙馭莫追皇帝陛下性穆堯仁心因周德孝弟旁達雖足貫神明之幽熙洽所鍾更當思社稷之大益寧宸極務節聖情臣限以守藩無緣趨赴

狀

進易疏論語說狀

性入者無形理入者無象性理二者聖人獨得之學述所自得修其語曰詞令以為斯文之懿也堯曰文思以

思為用舜曰文明以明為用曰思曰明自内融洽而非外鑠謂不如是不足以發舒純粹敷為三綱五常經緯之具也陰陽象數深之而不精刑名法度述之而不盡盡徒迹一偏之文而昧於窮理盡性者聖人之道日遠矣顔子之於文欲罷不能其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何說也子貢之於文可得而聞其曰不可得而聞者何說也且以六經觀之皆聖之文性理所寓日月大明有目者咸覩雷霆大聲有耳者咸聽不知其所謂不可得而

閒與末由也已二子果何所晦昧於其所師承也得非以聖人性理為獨得之學歟循其所自得以求所傳之心則六經之文皆其寓也六經之文易為之深諸子所以紹述於六經者論語又為之緼學者欲有求於無形無象以究聖人之道未見有捨六經門户而造堂室者也曷亦次第量力以馴致其深淺所入於二書者雖未至於聖人忘象忘言之學然求之於帝王之心傳闕里之家法於性理悟入二書者其幾是乎推修身緒餘而

措之於天下國家其誰曰不然仰惟陛下以舜之文繼堯之文父子一學授受於六經日新矣巍乎其詞與天無極淵乎其旨與海同深頒於教條諸侯之慮無所遁播之事物百姓之用莫能窺至其隱於常勝之道廣示不殺之武者積久生神皆此中流出雖使顔子子貢復生委質聖代於金華絶業尚不敢擬議况如臣輩碌碌膚受者哉静念向者備員上庠以學専席尋即外補以學爲職躬自履踐因事施設未嘗一日不學而所與共

之者所至羣生徒而教之相與講磨以游泳聖涯者實不敢欺於心以取愧於天下以流為非聖之習如是而已項因生徒綴緝臣所說易與論語幾成編次易則取六十四卦彖大象而槩之曰外疏論語則以已見折以諸家所長而為之說不敢自謂於二書有得去朝十年再蒙收召無以仰裨聖治美芹之薦采薪之義或有取焉謹併臣近所撰五箴別紙繕寫隨狀上進以聞

策問

問退之為蜀之日子厚為越之雪夫師至於二子可無
憾也然尚以恠取吠是知師道固難矣師固以道教人
也學者受其說行之終身非若今之傳授句讀僅能與
乳褓爭長雖日更一師初不損益也言師人則亡矣其
道果盡無傳乎諸弟子以有若似夫子而曾子有所不
從如曾子之意必得孔子復生而後師之則師道廢矣
然子夏曾子各以其說教授其所以授學者果出聖人
之意乎秦人焚書而賴以不絶者師道在也漢興六經

各習其師名為專門如匡衡有師道可觀如張禹有師法可試夫六經亦多説矣而所謂可觀可試者果何在乎諸君之學豈但句讀其必所傳有素試為言退之子厚所以取怪於人與夫曾子所不願於有若而漢儒各知有師傳者願共學焉毋畧

問賈生董生漢所謂有用之學明於治亂安危者也劉向以賈生比伊管以董生比伊呂夫伊呂王者之佐管仲覇者之佐向舉以許與二子賈生表餌之説人以為

疏董生天人之説人以為緩夫二子之學不見試與夫試而未盡固已不幸而疏緩之譏不免於世俗成敗之口令試優劣二子所學與夫所遇之主可以比擬於伊尹吕望管仲者以無輕劉向之言不然漢無士矣

閭仰惟國家兵興以來無利不講然皆有術不至浚我以生者鹽鐵榷酤有取於常賦之外民皆樂然輸之亦知其所不得已自以其力所當勉者也昔漢之所資者巴漢之粟唐之所資者江淮之財尚能各以一方之儲

足用天下則欲合二代所資以為今日足用之計茍有
可以寬紓吾民而不乏於公上者願聞其術
問仰惟國家版圖之舊自河以南半淪敵境邇者天心
悔禍以開神聖恢復之運王師所指民相與壺漿先道
喜見漢官之臨江淮以北關隴以西復為王土輿地所
志可考而知然知所以復之而未知所以守之則悠久
之慮廟筭亦必勞矣竊計所復境土往來敵衝鋒鏑踐
躪荆棘荒蕪亦難乎其為彼民矣户口不足則無兵耕

稼不復則無食事力交病計將安出焉欲分兵以守之乎則沿邊之屯勢各有不可分也欲移粟以實之乎則餉道之遠力有所不能支也然則建牧守命將帥重其權委之措置而責效於遲久諸君試迹昔人南北相控制所嘗講者亦一說也

問賈誼陸贄之學搢紳先生喜稱誦之謂儒者之文有益於世用不徒為紙上空言莫二子若也竊謂誼在漢猶有縱横策士之風贄在唐猶有科舉進士之累不然

何所言之多而施於世用如是之落落難合也世世之讀
二子書者未嘗不追咎時君用之不盡而歎二子所遭
之屈抑自有說乎今國家崇尚史學誠欲得如二子者
而盡其用使之無空言不遇之歎如昔人者諸公當自
得之
問天下事成者不可壞而弊者不可不革前後之相因
唱和之相應鮮有不出於斯二者易曰幹父之蠱者事
之不免於弊而裕父之蠱者則亦無壞其成因其成而

新其弊足矣此所謂克家之子舉善去惡堯則知之而
以累舜於耄勤總師之後者舜今日即位而明舉八元
去四凶而天下安之如出一人不改其無為之治者天
下事弊則新之而成者終不可壞此昔人論損益而不
及二帝者有說也仰惟新天子即大位今甫周歲矣仰
遵太上皇之政如堯舜父子授受一家未之有改也至
於舉善去惡天下顒顒傾耳拭目以仰望於新政者事
孰有先於此者乎寛大之令優恤之科以形於詔旨者

郡國奉行相望郵傳皆可考也願與諸生訂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八　　　宋　李石　撰

論

刑獄論

生者易之德也易以是生天地生聖人聖人又以其德之生保天地之生又以復於易之生生不窮易之所以不息者生德也且聖人權生物之柄以立於天地兩間烏能保其生而不殺也哉其所以殺者乃其所以生

雖天地亦用此以為生之消息以時之代謝為物之榮枯也孔子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韓康伯釋之曰服萬物不以威刑其所謂神武者無刑之刑不殺之殺也大刑無刀鋸而化小刑無鞭朴而教肅然者得於不怒凛然者得於不誅凡吾之甚武者皆聰明睿知之運易道鼓舞不測之神此需訟師所由以次序相受為卦也飲食者人之所須以生民勤於求生不計所當得以至於兩競為訟其啟端甚微其取用甚細天地不

禁聖人不呵凡以遂其欲生之意使不至於夭閼疵癘乃已故於訟之大象不過曰作事謀始以塞有事之爭心用獄勑法則寓之噬嗑噬嗑者猶自口吻餘食除去其間未果於殺此無刑之意非特無訟也然人之爭心寧復有既一訟不已衆訟之興衆訟則鬬矣此師之所以次於訟小刑不已必至大刑自然之理一殺不忍況衆殺乎鞭朴不忍況刀鋸乎故於師之大象不過曰容民畜衆以見其所受之衆所生之繁爾至於萃然後除

戎器於謙然後利侵伐於豫然後利行師亦未果於黷武也大抵易六十四卦而言刑獄者凡六卦皆易之生德所寓天地資其生聖人權其生其為刑獄之詞槩之曰不殺之殺生中之殺也繫詞曰生生之謂易曰生生者生天地之生生聖人之生其生之大矣乎中孚則議而致信旅則審而不留豐則折之欲其不用解則宥之欲其無過賁則明其政而已於獄有所不敢者不以刑飾政故曰六卦者易之生德也唯噬嗑一卦著之繇詞

何也以明飲食所自除去口吻之間爭不至訟衆不至
師則周仁之始基也文王生紂之世身被羑里之拘見
炮烙之威肆虐吾民心有所弗忍著之繇詞異於他卦
如是而已春秋之世失周家忠厚措刑惻怛之仁三千之
刑日益煩而吕倇之刑日益甚以需致訟以訟致師何
其紛如也然則孔子大象釋詞非特著文王之仁而聖
人無刑不殺之仁備於此矣抑嘗論之易治天道春秋
治人事以易之天治春秋之人天人之統相為用久矣

而易為潔浄精微之教者孔子推易之無殺以止春秋之殺也而記禮者以其流失之於賊司馬遷至以申韓配之曰原道德之意者以道德之刻其潔浄精微流為申韓刑名之深嗚呼孔子彖詞微矣抑亦史遷之誤歟

鬼神論

無者有之極而易為之端也君子能探其端而致其知以知無之所自所謂極者天地萬物亦各有極會其極以歸於無則鬼神之道可自無而有也且易之肇端於

無者氣也太始者氣之始太素者氣之質太極者氣之無而天地萬物因其氣而有始因其始而有質因其質而有極極之於無則漠然曠然卒歸於無形而有氣者鬼神無遁形矣能於鬼神致其知則可以知人人者天地萬物之一因氣而有形有形而極於無形是氣也繫詞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索之於冥漠無眹不可測識之中則游魂之形猶人之形也由是知人之生死司命於天而統氣於易自伏羲畫卦八而索之

而有三墳先儒謂人之始生騰先於天者為連山之艮艮為小石隕石則為星氣此則精氣為物也文王因八索而重之為六爻上下卦虧盈猶月之有魄魂即魄之化化分上下弦此則游魂為變也是二聖人者皆知易變化託鬼神以妙其道以詔天下後世不曰鬼神而曰卜筮者寓其妙於蓍龜也故孔子首於乾大人之釋曰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是以易之蓍龜知人之為鬼神也請以卦爻象考之曰上帝曰神道設教則神

之槩也曰鬼方曰載鬼曰伐鬼則鬼之槩也曰先王曰祖考曰廟曰社稷此天人之鬼神也曰牛曰牲曰禴祭曰薦曰享曰祀此鬼神之食也曰史巫曰祭主曰二簋曰匕鬯曰用茅曰用圭此鬼神之器也凡人之有求於卜筮者則蓍龜告之以其祥使民心惕惕知所敬畏因蓍龜以信卜筮因卜筮以信鬼神因鬼神以信易而易道無餘藴矣且易之肇端於鬼神生則人之形死則鬼之氣廓廓然卦象所寓皆聖人之教易之探端也若乃

子路問事鬼神而夫子答以未能事人安能事鬼諸子未能深窺聖意乃曰不語怪力亂神者不知夫子為春秋諸侯祭非其鬼逆祀郊禘非禮者設非以是為鬼神之教也因讀易知五經所以言鬼神之端皆原於此而有感焉故備論之以破世之言鬼神者之惑

龍虎論

象以像為義卦爻之畫莫不皆以其象像之而萬物之體具矣且伏羲之畫三畫也而具五行以立天地之數

以三為五而六體已具一為奇二為偶至三為五因五而五之則天地之數也天地之數具則五行之數具或以剛乘柔或以柔乘剛初與四二與五三與六相應為用而象中之像成矣雲龍者水木之像也風虎者木金之像也乾以純陽之卦而有龍虎風雲之像以二五君臣相應精神變化陰陽奇偶之用也以二為陽中之偶乘初承三則成離以五為陰中之奇乘四承六則為坎水火之會則二五中氣混然冥乎五行之像此雲從龍

風從虎所以具於乾之六畫矣以乾比坤取象猶是也坤六畫皆陰而有取於馬之牝者馬火畜也上六取龍之戰者龍陽類也以天地之雜曰龍戰陰疑於陽也以乾坤二卦取象為他卦之例皆象之變化因卦爻而寓其像鱗介飛走蝡蠕肖翹有目有趾者無不具此乾坤卦例也乾坤取象之外他卦言馬者一繇九爻晉屯賁大畜明夷睽渙中孚八卦是也言牛者一繇七爻離无妄大畜遯革睽旅既濟八卦是也言豕者一繇三爻大

畜睽姤中孚四卦是也言虎及豹者一繇五爻履頤革三卦是也言羊者四爻大壯夬二卦是也言狐者二爻解未濟是也言魚及鮒者一繇四爻剥姤中孚井四卦是也言龜者三爻頤損益三卦是也言鹿者一爻屯卦是也言鼠者一爻晉卦是也言雉者二爻旅鼎二卦是也言隼者一爻解卦是也言鴻及鶴者二爻漸中孚二卦是也凡此四十一卦乾坤龍虎馬牛以後所稱物類僅十六種因卦爻所占以别其象剛柔緩急巧譬精喻

物無遁情者皆天地五行數之所囿非易孰能具之非
聖人孰能知之哉尚有所可得而擬議者如説卦所載
先儒幾以為占筮之學所未深惑學易者惑之有三焉
何也言伏羲八索而不及文王他卦與經所引相反一
也八卦所為物命凡八以震為龍不以乾為龍以乾為
馬不為龍坤為牛不為馬震為馬之四種坎為馬之五種
此二也兑為金而乾亦為金巽為木而乾亦為木果坎
為木之多心離為木之科上槁艮為木之堅多節五行

之數不定此三也施之卜筮穿鑿遷就似不可執一而
巫祝得以牴牾聖説此不能不惑而先儒以其叢脞雜
亂舉歸之卜筮可乎固有涉於性命氣血如坎為耳為
加憂為心病震之為決躁巽之為躁卦似與素問黃帝
岐伯問對相通不然伏羲用易以來黃帝堯舜禹湯所
學專出於易以治身治天下豈無一語及易坐待文王
孔子然後為全書併與學者辨之

利涉論

易以象為主象以卜筮為主卜筮所至則意所至意至則忘象可也用易君子各以己意求易卜筮先之以為己利不利之符而吉凶悔吝所繫如禀命於父母受教於師友此象得以專之而致其信以契夫人意意得則象可忘矣且利涉大川云者象以水為險也以為取需之坎乎而意不在是象以舟楫為行險利涉之用而有取於渙之坎乎而意不在是象以為坎之水凡卦之坎者皆得以利涉不利涉為言而坎之重險乃不曰利涉

不利涉則其意所取于卜筮先之者端有在也以經考之繇言利涉大川者七曰需曰蠱曰大畜曰同人曰益曰渙曰中孚繇言不可涉大川者特訟之一卦耳爻言利涉大川者二曰頤之上九曰未濟六三用涉大川者一曰謙之初六不可涉大川者特頤五耳曰繇詞曰爻詞初若以象為主乃不在於坎之水不在於舟楫之用不在於重坎之險一卦一爻各有定象以寓其利與不利似各有意唯君子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曰需者取其

疑而有待曰蠱者取其獘而有幹曰大畜取其蓄德以成其大曰同人取其立志而有所同曰益取其遷善以改其過曰渙取其難散而可以行曰中孚取其至信而有所格若夫訟者天水相違兩競以剛險為訟此繇意所不取也卦有六爻爻具六象則六意之寓不可槩也頤之六爻而意有可否之分頤以正為養在已者未正而拂人以為養不若上九養正得吉惕然居高自危此二爻可不可之别也未濟則以三之過凶為憂謙則以

初之得吉為福此爻詞意也大抵易者憂患之書而繇與爻皆文王之詞其曰利涉與否者擇利避險游世以求免憂患而已卦六十四而利涉之卦七爻三百八十四而利涉可涉之爻四皆以象寓意君子茍有得夫意之所先卜筮可無而象可忘也天下之險非特水也雖行平陸安車緩轡有不免者吾將以我之無心感於卦爻之無心此聖人得意忘象之法也

大人論

聖人以立言為法非苟而已也大者小之積也易始於三畫八而八之三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因是以定象立言聖人因是以制法取其變化不窮以推其所積之效非一日之力皆習而成之也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人變化之習也繇之言大人者主一卦之義爻之言大人者主一爻之義其為大人則均其所以定象立言因言制法則有間矣乾者卦之首二五者爻之尊以乾統天則為天之大人以二五為君

臣之大人以此調一天下亭毒萬物措諸事業而闢諸
百世皆大人職也積此以臨涖於有作者大人之聖也
積此而鼓舞於不測者大人之神也凡易所謂天之陰
陽人之性命以探賾索隱極深研幾者大人聖神之運
則總之曰易道之變化也且以文王重易而曰以繇立
言明憂患所自以為大人者始於乾之爻故夫子釋大
人之辭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其極也先天後天天且不能違則其大之積為聖為神

有不能名其大文王之說吾夫子之説唯孟子知之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充實之美至於光輝之大人者已四其等矣皆積小成大之序則聖神者果易道之變化無疑矣且以文王之處憂患也皆因卦寓詞因詞寄意以為大者對小之稱也大人能容小人小人必不能包大人豈止倍蓰十百千萬之間哉否之六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否則閉塞不出為義此大人容小人包承含忍無所不至以避其患害而已革之五則曰大

人虎變上九則曰小人革面其始也大人用其大者以
受小人小人自當悔罪革面聽命不暇大人特取其順
上不責以全也故曰大者對小之稱也以訟則鬬以巽
則順以小受大之術也其處困也守正以待時其處蹇
也無終蹇不振之理此言大人能養成其大以受天下
小人之託亦有時也其所謂時者處憂患消息之時天
之時也若夫萃者文王受命之符也假廟用牲可以有
為之時於其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此為文王設

也於升則曰勿恤南征者文王為西伯紂猶在上太公
未歸曰大人者以為紂與太公設如乾之二五不以紂
為獨夫而忽之文王之以此授武王武王用十亂之佐
君臣相為利見如乾二五也至釋離之象則昌言之曰
大人繼明照四方以明武王為子繼其父西伯之明重
光奕奕丕顯丕承以周代商易之大象言大人者異乎
爻之詞唯此而已然則作易者之憂患乃文王憂患見
於躬行者如此其審矣夫子潛心文王孟子願學夫子

推明次序所積不可超躐而至曰聖曰神文王爻詞繇詞未嘗及之觀之彖曰聖人觀之彖曰神道而繫辭所稱聖神猶曰自畫易以來至文武相為授受以其聖聖神神妙易道於天下所以為立言制法者故曰文王之意夫子知之夫子之意孟子知之

世數論

易之為八卦明矣以二索六為六子此伏羲之畫三墳之書初不待文王之重而後具也文王特因其八者索

其八而八之自八以下以陽從剛之竒而為陽之羣曰
陰中之陽也以陰從柔之偶而為陰之羣曰陽中之陰
也陰陽剛柔錯綜成文而六十四卦具矣亦初未嘗有
所加減損益於三墳之書獨於連山歸藏之中取其所
謂易者因乾坤而定名由八已下八八而索之為繇詞
為爻詞孔子為彖詞為大小象詞以文王之易為正而
定名曰周易故曰吾得坤乾焉三墳末亡乃曰賛易道
以黜八索者何也且以乾坤為父母以六子為子子各

有子父昭子穆傳世之法也卦之有世世必自其父母者始父乾而索震坎艮子之從父也母坤而索巽離兌子之從母也要之不出八索八之數三墳同實異名雖吾夫子有取焉而說者以為專出劉牧似未通也牧之論不過以乾索乾之重為一世以乾索震之重為二世以乾索坎之重為三世以乾索艮之重為四世以乾索巽之重為五世以乾索離之重為六世以乾索坤之重為七世以乾索兌之重為八世備矣以乾六爻為例則他

七卦者八之世可槩為八索之法以卦而四維之陰陽各分其羣而按之以河圖之數似且三十年為一世人之昭穆之世也若乃易之世世豈止三十年而已哉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星翁日者所不能盡知天地萬物舉不逃於乾坤二篇之策者用此世也其大者日月星辰之行璿衡律度以古況今千歲之統世傳如一其小者一歲四時寒暑代謝圭泰不違大率以卦為主而以陰陽剛柔隨其所用為世之變爻以卦變為氣一氣幹

旋爲易道神化之運曷有窮已哉

歲月論

易之有日月也由陰陽之分也六陰六陽以定一歲而各職其分陰與陽類以肇成歲功一卦職六日六十四卦之數凡三百八十四爻因以歷日月之度以測其度之所底剛柔消長吉凶禍福之變故曰易之有日月者陰陽之分也且始子終巳六陽也始午終亥六陰也此一歲十二月以立日月之經而以六日一卦者爲之緯

或計之卦或計之爻此日月歲之次序也且言終日之卦三乾豫既濟是也言三日之卦三蠱巽明夷是也言七日之卦三復震既濟是也言月之卦一臨是也言三年之卦七同人習坎困漸豐既濟未濟是也言十年之卦三頤屯復是也言三而不曰歲月日凡八需訟師比解損革巽是也繇詞言三者二蒙晉是也嘗以次叙論之陽生於子為復之初九繇言七日來復者起於中孚之六日至復初九則七日以一卦一爻為計陽之方來

以會朔迎氣此進之也至於四陽為臨則恐其已過為
陰所歷故先期而告之曰八月有凶九四之陽變為六
四之陰則為八月此以卦為月也乾言終日者乾九三
一爻之計不終日者豫六二一爻之計此以爻為日也
蠱之三日天下事至獘如幹以克家之子尚且幹之以
漸況天下之事先後甲者巽木申命猶風之振山落木
也先後庚者巽木兑金兑巽易位金木更相旺囚自巽
至兑此以卦為爻之日例也喪貝喪茀所喪甚輕有不

足逐坐待其歸一卦六爻之變而自得也三年者或在下卦之上或在上卦之上或在初或在中或在終一卦三爻三年之例也十年者一卦六爻之變頤之守正師之自用屯之女貞復之自迷一卦四爻之例也其不以歲月計而言三者皆三爻奇偶之數可以類推也大抵易道以數為本六陰六陽分職一歲之用震離兌坎分旺四仲餘六十卦歸奇為閏三百八十四爻曰歲曰月曰日如指諸掌矣

君子論

易之為書也文王初為爻繇之詞吾夫子益以大象統一卦意而為之詞曰君子者謂天下後世君子公稱之也凡有三說焉一曰行道之君子二曰修身之君子三曰治世之君子而易之見於用者盡矣伏羲三畫索而八之文王六十四因而重之孔子十翼繫而翼之包六極統三才以倡其學於後世凡易之道率本三聖為五經所祖行道之君子也窮於性命達於死生洗濯德業

研極幾微感恒以息其謬用之心損益以擇其可為之
事六氣以調節四敘以消息出處語默無一不在此修
身之君子也五常所紀三王所尚文質不同剛柔各異
禮樂法度律歷法象治亂之術安危之符愈取愈有受
命如嚮此治世之君子也三君子者天下後世之君子
其施於易甚公所以行道所以修身所以治世則有别
矣吾夫子因以統一卦之體先總其數命之曰大象者
六十四卦而君子用易之目特五十三而爻之所謂君

子凡十爻八卦無預焉者蓋一卦以總其體一爻以散其用不可一槩莫不皆有序也禮曰潔淨精微易教也文王之淵懿孔子五十學易無大過君子先體易道之大以範圍此世斂以修身推以治世而體之為用無乎不在故大象所統君子之外有所謂先王者七有所謂后者三有所謂上者一且伏羲至周文武制作甚備所稱先王知其為周之王也告命省方亦知其為周之后也其所謂上者以上對下為義也周之衰也君子少而

小人多猶剥以五陰剥一陽無難者故以君子容小人而為廬小人載君子而為輿上下相養茍於無事如春秋戰國之世孔子讀易傷周道之衰而有感於此故不復以君子統衆而以上對下為言也嗚呼天下後世之君子盡矣自伏羲畫易以降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凡有得於易者不論有位無位為君為臣皆其公稱也如詩人則以王者為君子左氏春秋則以人臣為君子或以孔子為君子論語則以子產子賤為君子此君子公稱

之例也至於易之所謂君子往往閒有對小人為言何
也君子小人之辨亦天下後世公心之憂也文王憂之
孔子亦憂之文王書之於爻繇孔子書之於大小象其
於憂世之心一也其於否泰致其去來消長之勢於遯
則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若夫春秋筆削褒善貶
惡於君子小人黑白涇渭之不啻易致其理春秋致其
法此又專出吾夫子之意其憂又倍於文王也

四德論

道出於天以乾為體德出於道以仁義禮智為用以天而統於道則一氣陰陽之分為四時曰元亨利貞者統之以乾也以道而分於德曰仁義禮智者會之以信以肇乾道之分而四德具矣文王之言曰元者善之長一氣之運自其元者始猶之春蠢萬物之發生也亨者嘉之會品彚相見盛大之期猶之夏假萬物之亨會也利者義之和氣之揫歛肅殺不可以過猶之秋裁制而收其利也貞者事之幹貞者止於貞猶之冬終歲而畢其

務也此本文王之詞孔子再釋之則知四德之為四時矣而統以乾者會於一元而人得之者為五常曰仁義禮智而合之於信也竊嘗槩之曰天者强名也又何德之可名因天為乾因四時為元亨利貞因陰陽而為道因道為德因德而為仁義禮智此近世劉牧之學也牧之學不過以道為德取其合於人心同體異用者為之名故以元為仁以禮為亨以義為利以智為貞因文王之言孔子之意叙而釋之也或曰天以其自然以合乎

人之使然者故以一道為德以四德為仁義禮智之分皆彊名其天與人者此說非也天之與人自然之合也人豈有外鑠之天哉孔安國之疏子思之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云者天人自然氣質無礙冲融會通無或間斷其趣一也天以陰陽為道命人以為性性即道之出於天者未遠矣天以五行分四時而寓其鼓舞不測之神因旺乘除其來無端其去無迹也木之神生仁火之神生禮金之神生義水之神生智

故率道為教此合四德以統乾合四端以統信易之中
與中庸之中皆其自然非勉彊矯揉至也且六十四卦
具四德之卦凡七若非乾以統天以合於五行之土以
元亨利貞合之於乾以仁義禮智合之於信為五常以
土之中合信之中以應五行則六卦之所謂四德者皆
可以抗乾德而天失其統然則乾之四德者誠異乎他
卦之德矣自坤以下論之其配於乾具四德曰坤元亨
利牝馬之貞而已其他卦之四德皆稱其卦之大小以

為之德一氣有所分而不足於天一卦有所統而不足
於人自四以降或三或二或一或無或有或先或後或
吉或凶離文以取義合詞以取意皆用此例也嗚呼在
天則為道在人則為神易之所謂自然者大矣哉

時義論

時者天之時也天可為時人不可為時人為天地之先
後而奉時周旋者斯可矣且有治有亂有安有危小則
一身大而天下所遭之時有不同者豈人為哉天之時

也唯君子能御其時以探天之機因時移易者易之不常也所謂義者宜也無適不宜也用者通也無適不通也義而權其宜用而求其通一以適時為正猶曰天之四時也春而生之夏而長之秋而收之冬而藏之因卦取時以隨易變化者則繫之人矣故君子之於易也時先之義次之用又次之乾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一唯其時而已君子涉世憂患思其義擇其用曰時者無適而不宜無適而不通轉禍為福消息盈虛之理凡繫命

於天者人定得以勝之自非聖人君子疇能克此哉抑
嘗論之吉人凶其凶不可謂凶凶人吉其吉不可謂吉
此禍福倚伏之理唯聖人體道於易之變而知其天人
之符也時義之卦凡五曰豫者恐其為逸豫之豫曰隨
者恐其為詭隨之隨曰遯者恐以遯自懼曰姤者恐以
姤自屈曰旅者恐以旅為處此五者皆當權其義之宜
所以為大也時用之卦凡三曰坎者險之所當畏其亨
之可恃者以其心也曰睽者乖之所可惡其同之可通

者以其志也曰蹇者難之所當避其中之有利者以其
知也此三者皆當求其用之通所以為大也若夫時之
大者皆天道素定而不可易無義可宜無用可通一聽
天運而已其卦凡三曰大過者無一而不過天下方亂
天亂之也曰解者無一而不解大難方散天散之也曰
革者無一不革天人混冥在治而亂在亂而治唯天時
之定非義非用之所能拘故特曰時大而已大抵卦必
有時時必繫於天而易之道出於天以神其變化而他

卦者寄天之妙於一黙故不以時為言而十一卦獨以時為言者吾夫子自以己之憂患同衆人之憂患宜於義者五通於用者三言時而不及其用者亦三餘五十三卦不言時者於聖人彖象自無隱詞

古君臣論

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及三代乃不及伏羲之書契伏羲畫易孔子作十翼而彖象言古君臣乃不及帝而獨言王者之代何也文王以憂患重易孔子傳文王之心

而有得於易故取古之君臣專及王者之代以明學所授受不自他出也且先以文王明之文王以西伯重易商王受在上西伯羑里之囚故有憂患宜曰西伯不曰王也象之言君則果文王之疑也曰帝乙曰高宗曰箕子吾知其為商之君臣曰王者知其為文王則周公之追王無疑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吾乃知周公之德則追書西伯為王者果周公之書以子王父之禮也太史公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一

聖配一古及文王而遺周公以子統父之理也曰王用
亨於帝王用亨於西山孔子釋之曰順事知文王以西
伯事紂以臣事君惴惴然不敢少拂紂之怒心故能以
西山之業有天下而自達於亨大也孔子於易誠潛心
於文王得之矣象有文王則孔子之彖言文王象有箕
子則孔子之彖言箕子象有湯武則孔子之彖言湯武有
其詞則述其詞有其義則思其義大抵孔子因文王之
作而有述猶周公文王父子之文相先後為全經也至

繫詞十三卦制器以卦寓象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有所制一卦一器五聖人者先有其器然後别之而寓諸象以形容之此孔子傳以述詞而為義也且以帝乙歸妹言之泰之六五則以五之陰下應於二之陽為震兑之互體以歸妹為言此象也若夫雷澤之歸妹則以震之長男娶兑之少女亦以二五相應曰須曰娣則因爻陰陽以寓象不專於互體也互體之學非必出劉牧自畫卦以來即具之剛柔變化交相為用易道之所以

神也必欲奪取之則湯文武箕子爻彖相戾是啓昔人以箕子為箕荄之説愚故曰有其詞則述其詞有其義則思其義施於彖象聖人心傳蓋相通矣或曰卜筮者神易之道聖人用易以卜筮為始可也文王處憂患見於日用曰王用曰南征曰南狩以此取紂而得天下曰得其大首至於公用圭公用射隼則公之為周公必矣若乃復之一卦則聖學之懿性命之極其於不遠復者則文王仁得之孔子仁得之顏子之仁又得之繫詞追

釋之於後豈特卜筮而已哉

禦寇論

易道之難行也人情或失於隱或傷於察隱者欲其不知察者欲其必用易道人情之變兩全之以求其通斯所以為難也其曰難者何也不知者欲其可知必用者欲其不用俾人之情各適於教化鼓舞不測之域君子所以神易道於天下也荀子曰害良曰賊竊貨曰盜賊盜者皆寇也且隱於不知其類有三險狠忮戾以陷害

良善欲人之不知欺詐矯偽以沽掠名譽欲人之不知
貪惏賄賂苟利貨財欲人之不知此三類者挾穿之姦
乗危之氣其實冦也彼以其隱我以其察彼以隱之不
知我以察之必用勢必至於鬬興戎之漸召亂之由此
玩易之君子所深致其憂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玆神化之運孔子學易而知之久
矣孟子又知之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
流夫唯神化鼓舞至與天地同流能使民不為盜者歟

寇之利有大於此者乎且以禦寇之卦二曰蒙曰漸是也致寇之卦二曰需曰解是也蒙之上九以昏昧養寇則擊而去之漸之六二以陰長寇則順而取之此禦寇之利也需之九三據非其位以剛不中持疑而致寇解之六三取非其有下體負乘失中而致寇夫以蒙漸禦寇而長養之不能必其去又以需解誘寇而來之此必鬬之寇鬬之則天下亂矣吾易之憂也君子於此盍亦思所以解其鬬者因人情之變而神其化亦必有道矣

且喜則親之怒則踈之人情之變也於是又有得於三卦焉曰屯曰睽曰賁屯之難睽之乖賁之無飾人情之至變易道之難行者吾能使之喜而不怒親而不踈仇讎之氷炭合而為姻婭之膠漆焉以寇為婚者易之神也曰匪寇而婚是矣昔季康子患盜孔子答以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昔之以無欲治民唯堯舜能之故能仁覆天下比屋可封豈唯不竊其賞而已哉三類者舉為可封之民矣嗚呼安得用易之君子而與為堯舜之

治乎

謄錄監生臣徐元秀
謄錄監生臣馮克翚